

以人叙事，再现志愿军英雄传奇

电视剧《上甘岭》央视一套热播，平均收视率3%

■本报记者 王彦

与编剧第一次见面时，导演刘伟强提给对方一个问题：上甘岭战役中出现了大量英雄，比如唐洪章用迫击炮消灭400多敌人，蒋永德守阵地歼敌近200名，怎样让观众相信这种传奇？

这部剧就是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上甘岭》。该剧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和步炮协同等战术智慧，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彻底粉碎“联合国军”的攻势，扭转局面的历史故事。中国视听大数据(CVB)显示，开播一周来，《上甘岭》热度持续攀升，平均收视率达3%，以显著优势位居同期黄金档电视剧第一名。

那次编导对话，编剧之一何楚舞回答：上甘岭战役，美军有火力优势，志愿军有地形优势，有步炮协同，有身经百战的精锐战士和坚定的信仰，是一种真实传奇；从历史角度来看，我军自红军时期到抗美援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在绝对劣势中获得了胜利，这也是一种真实传奇。“创作者的责任就是从真实历史中深挖细节、寻找人物，始于相信、忠于信仰。”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辉映

提及上甘岭战役，同名电影在中国

家喻户晓。而近年来，《跨过鸭绿江》《长津湖》《志愿军》等影视作品也反复将人们带回历史现场。一方面，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故事常写常新是摆在诸多创作者面前的共同课题。

电视剧《上甘岭》秉持传承与创新。主创团队以尊重历史为基础，收集了大量翔实的历史素材，坚持“以人叙事”的表达方式，沉浸式的影像风格和年轻化的表达追求，将高燃热血的战争场景、慷慨激昂的民族斗志和真挚动人的家国情怀汇聚一体，达成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辉映。

剧中，黄轩饰演的段显峰是贯穿全剧的灵魂人物。他本在军事学堂担任助教，后主动请缨奔赴战场，从书生一步步转变为拿枪杆子的志愿军战士。段显峰的成长历程，不仅是投笔从戎的个体选择，还是真实历史的篇章里那千千万万志愿军战士精神风貌的缩影。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年龄各异，性格各异，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信仰——保家卫国。

另一位主要人物、王雷饰演的秦基伟同样有着历史的底色与艺术的加工。主创从秦基伟的日记中汲取讲故事的灵感，真实的前线日记与剧情互文，平添

历史的厚重感，也借文字为观众架起桥梁，透过秦基伟在战争中的思考、决策及对战士们的关怀，更深入了解战争之残酷、志愿军战士们之英勇。

经典影片《上甘岭》中，有一只苹果在坑道里被战士们、伤员们推让传递，也在一代代观众心目中传颂。电视剧结合历史与艺术加工，再现了苹果的名场面。剧作用一只苹果、一根红绳、一对母子，串联起坑道、火线、指挥部直到祖国大后方，让小小一只苹果承载了战士的出征、祖国母亲的牵挂、这片辽阔土地上的精神感召。

多维解码上甘岭战役

作为震撼世界的一场战役，上甘岭战役有这样一组历史记载：1952年10月，驻韩“联合国军”司令范弗里特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阵地发起高强度的火力攻击，上甘岭战役正式打响。在“联合国军”190余万发炮弹、5000余枚炸弹进攻下，志愿军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高水平……

火力如此悬殊，但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信仰为旗，用“硬骨头”扛住了范弗

里特弹药量，击退“联合国军”900多次冲锋，最终守住了阵地。正如刘伟强导演曾经与编剧的对话那样，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什么能？

《上甘岭》剧中，英雄邱少云面临烈火烧身之势，为了不暴露目标咬牙坚持直至牺牲的画面，英雄黄继光在冲锋时刻，浴血冲向前方以胸膛堵枪眼，最终壮烈捐躯的一幕，都在反复冲击观众内心。这群最可爱的人，他们胸怀爱国心、笃行报国志，英勇无畏、流血牺牲，电视剧用“影像历史”将观众带回那个热血壮志洒满上甘岭的壮烈岁月。

剧中不仅拍上甘岭精神，还着重讲上甘岭智慧。无论是对“零敲牛皮糖”朴素易懂的战术表达，还是对“步炮协同”理论的巧妙理解及运用，抑或是“挖山筑城”的坑道工事以及敌军炮火封锁的规律呈现，剧中这些体现上甘岭智慧的设计和桥段，展现了我国志愿军战士在装备实力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所拥有的非凡智慧。

精神伟力、智慧谋略、家国情怀、信仰基石……剧作从多维解码，告诉今天的年轻人，在那场“气多钢少”对决“钢多气少”的正义之战里，值得被铭记的，不仅仅是志愿军血肉之躯的斗志。



电视剧《上甘岭》将高燃热血的战争场景、慷慨激昂的民族斗志和真挚动人的家国情怀汇聚一体，达成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辉映。

观众席

《尝一口拿破仑》演到一半时，埃瑞克·德·萨里的助理假装恶作剧地抱怨：“嘿，你这是耍要，哪是戏剧啊！”还真是这样，这个作品没有缤纷复杂的灯光，舞美仅限一副桌椅，桌子收纳着塑料薄膜、雪莉纸和橡皮泥作道具。当我们习惯了精良的、工业化的剧场作品，表演《尝一口拿破仑》的埃瑞克·德·萨里仿佛前工业时代的流浪艺人，席地而坐，打开随身的行囊就是一台戏。

萨里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法国木偶剧大师菲利普·让缇的学生”。让缇是法国的国宝级艺术家，自1960年代以来影响了欧洲甚至全世界的木偶戏。萨里随让缇学习傀儡偶的制作、操控和导演，在《尝一口拿破仑》中，他特意用到了让缇亲手制作的木偶，表达传承之意。即便同样是人、偶的

交互表演，同样以肢体和视觉化的表达来探索人类无理性的潜意识，萨里并没有蜷缩在让缇的羽翼下，他没有亦步亦趋地复制恩师的杰作。

《尝一口拿破仑》的演出中，只出现了一只有的偶，也就是让缇制作的木偶偶。萨里的手里没有具象的偶，但他把触手可得的物件都当作“偶”——他抱出一只巨大的纸船，纸船拆开，巨大的褶皱纸张在他的手里，时而亲密，时而缠斗，这张纸成了充满活力的“偶”；他戴着彩泥面具出现，之后面具摘下，被捏成一个小人，那是童年的他，又是一个参与到表演中的“偶”；他拿

成年的“过家家”

柳青

出一把意大利面，竖在道具窗前，这是一片树林；他手里的塑料薄膜前一则是汪洋，下一秒是他追逐的身影……这一小片被昏黄灯光照亮的空间，是一个微小的奇幻世界，它既是日常的，又是从日常中撕开的异度空间，萨里让平凡的物件在双手操控下成为非凡的“生物”，他再造了物件，又利用这些物件再造了现实，这是一场成年人的“过家家”。

舞台上出现了泰迪熊，但萨里认为这不是一部给孩子看的作品。剧中有嬉闹的时光，有充满童趣的梦的图景，但也有恐惧甚至暴力的时刻——萨里用哑剧式的表演

“吞吃”了泥塑的童年小人，被吃掉的“自我”从他此刻的身体里“生长”出来，像蚕茧一样束着他、困着他……这是一个成年人面对历史和身份的痛苦挣扎。萨里说过，这个作品取名“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是一种有很多层酥皮的点心。在他的表演里，甜蜜、天真、玩闹是显见的“酥皮”，他诚实用童真的方式回溯童年，然而在隐藏更深的层次，他在用物件重建的世界里，潜入意识和记忆的幽深处，在接二连三“不同自我”的角度和对话中，上演着一场关于重构自我历史和身份的寓言。

■本报记者 许畅

“那是一个盛产英雄的年代，那也是一个生长爱情的年代。”石钟山最新长篇《爱情永远是年轻》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一开篇就道出了小说交织的双重线索——既勾勒军营英雄的理想主义追求，也书写感情流淌之处命运的起承转合。

“如果说军旅题材是我的文学根据地，希望自己能在旧地开拓新意，丰富传统军旅文学表达的脉络。”日前，作家、编剧石钟山来沪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到，从事写作40多年，创作已经成了生活中“呼吸一般的存在”。“从小在部队大院里听着嘹亮军号声长大，养成珍惜时间、严格作息的习惯，对于写作长跑也有助力。我好像写不腻，也不想重复自己，总感觉还能挖出一口‘新泉’。曾经的‘激情燃烧’与‘热泪盈眶’能否打动当下年轻受众？我有点忐忑，期待通过小说答卷与读者共共振鸣。”

摆脱对军人形象单一脸谱化书写

《爱情永远是年轻》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写起，以山水市技校即将毕业的学生艾红莓与军区大院子弟吴桐的情感经历为主线，讲述军二代、退役军人等群体，从部队生活到改革开放时期投身实业或转战商场的轨迹。热火朝天、澎湃飞扬的故事背后，延续了石钟山一以贯之的激情和细腻，也抒发对人性与正道的思考。“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努力让自己的选择变完美。”书中三位性格迥异的女性站在爱情、生活、人生的抉择路口，有坚韧也有迷惘，有收获也留下遗憾，呈现了女性成长过程中的多元“她力量”。

作为“岁月鎏金”系列新作，石钟山首次尝试女性视角叙事，讲述跨越40年的爱情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波澜壮阔的社会巨变。“再钢铁意志的军人，也是凡人肉身，也有世俗烦恼。我希望还原军人硬核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摆脱对军人形象的单一概念化脸谱化书写。”

出身军人家庭，从小热爱军营，石钟山的作品洋溢着朴素的情感。1989年进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可以说是石钟山创作的分水岭，此后他写下“兵味”小说《大风口》《新兵三事》《兵舍三味》等。无论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石光荣戎马岁月过渡到和平生活，还是《幸福像花儿一样》令人津津乐道的戏剧化军营故事，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记忆更多是一种时代背景底色，作家在诉说历史和塑造英雄时，侧重的却是生活中百感交集的情感。“对爱情我一贯持有敬畏之心，我选择通过时间的滤镜去追溯那些曾看到的、领略过的情感故事，去呈现爱情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蜕变过程，也传递我对英雄的丰富理解。”

小说改编并非“简单的技术重复”

从“青春成长”三部曲《春风十里》《五湖四海》《芳华颂》到《永不消逝的军歌》《问苍茫大地》等，高产的石钟山把军人情感生活演绎成作品叙事主轴。“作家的使命要写自己经历过的、看到的、感悟到的，献给没有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读者，让他们从其中吸取一点点人生经验。如果读到某处，有一种动心或心被揪住的感觉，那也是作家的成功。”

评论家孟繁华认为，石钟山既追求小说的可读性，注重情节的连贯和人物的完整，对本土的文学传统有很好的继承；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人物，特别是为当代文学长廊增添了不少出彩的军人形象。

石钟山作品多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百花文学奖等。而自《激情燃烧的岁月》起，其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屡屡改编成电视剧，引发收视热潮。《父亲进城》《幸福像花儿一样》《军歌嘹亮》等40多部小说被搬上银幕荧屏，成为家喻户晓的军旅题材影视剧。2009年踏足电视剧改编行列，他先后制作《幸福的完美》《军旗飘扬》《军礼》《幸福在路上》《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等热门电视剧。

多年游走于作家、编剧、导演、制片人等身份之间，是否训练出迥异的艺术思维？写小说会不会下意识“影视习惯先行”？对此，石钟山认为：“小说是写给自己的，编剧、导演、制片人更多是服务于市场和投资方。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剧本，都要让人物塑造立得住，情节转折说得通，完成对文学信念的跋涉，尽可能保持一部作品的艺术完整性，让作品自己说话。”在他看来，编剧改编作家的作品并非简单的技术重复，“从小说到剧本，涉及对作品的熟悉度、认知度和覆盖性，要服务于不同媒介的传播规律。”

曾经的『激情燃烧』能否打动当下年轻受众

新作《爱情永远是年轻》面世，军旅作家石钟山有点忐忑

名家新秀汇聚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戏曲板块

“最中国”里遇见传承与创新



■本报记者 王筱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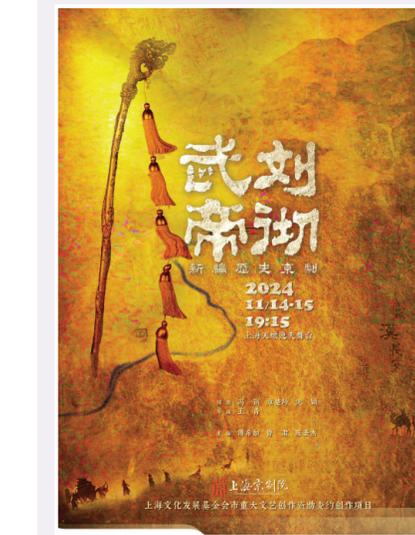
“中国第一戏”《张协状元》、勾勒唐代诗人群像的昆剧《诗宴·唐才子传》、致敬剧种革新典范的新版越剧《沙漠王子》、延续海派京剧创作传统的《武帝刘彻》……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大幕火热拉开，属于中国的梨园之声也随之响起。作为艺术节最具传统神韵和古风之美的演出板块，今年的十台戏曲演出传承与创新兼备，吸引一众名家与新秀参与。

申城舞台“梅花”含量走高

6名演员、14个角色，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创排的瓯剧《张协状元》一连两晚的演出10月18日在天蟾逸夫舞台收官。这部作品承载了两个“第一”：《张协状元》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古代戏曲剧本，有着“戏曲活化石”之称；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则是全国唯一一份的瓯剧演出团体，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团”。

据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院长蔡晓秋透露，来上海之前，剧团刚刚结束了在乡村的演出。与全国许多地方戏一样，瓯剧的根生在田间地头，也成长在此。《张协状元》的舞台沿着中国戏曲民间草台的样子，以最精简的演员配置完成一台活灵活现的演出，甚至简单的一桌二椅在剧中都被舍弃，由演员扮演门或桌，为演出平添出更多幽默色彩。作品以小见大，集纳了瓯剧六大声腔，特别保留了南戏的昆腔与高腔。当代瓯剧领军人、“梅花奖”得主方汝将，凭借丰富的程式与声音表演，完成了一个立体多面的“张协”。

因为艺术节的“磁吸效应”，申城舞台近期“梅花”含量一路走高。由成都市京剧研究院与重庆京剧院联合创作，“双梅花”刘露和周利挑梁的印象京剧《薛涛》日前亮相上海。“蜀女多才，薛涛秀冠。”薛涛是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中唯一一位女性，《全唐诗》中收录薛涛诗歌89首，为女诗人之首。“每演一次，都是一次不同的呈现。”这是刘露和周利达成的共识。两人分饰“薛涛”与“孔雀”，孔



▲京剧《武帝刘彻》海报。

雀作为薛涛内心波澜的生动外化，在薛涛面临人生境遇的抉择时，一次次试图改写薛涛的命运。印象京剧的定位让《薛涛》成为一部有别于传统京剧的台柱作品，保留京剧声腔的同时，融入昆曲腔调、民歌声腔以及现代流行乐的气息。

大型现代评剧《走过暴风骤雨》于上周末连续两晚登台上海群众艺术馆。该剧根据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部分情节重新创作，一展黑土评剧的独有艺术魅力。

名家新秀共同绽放

“传统戏曲最能够代表中国人自己的审美。”作为本届艺术节戏曲板块的“推荐官”，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著名昆曲小生演员施夏明如是说。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新作《诗宴·唐才子传》本周六起将在上海与观众见面。全剧选取



▲瓯剧《张协状元》剧照。



▲印象京剧《薛涛》剧照。（均演出方供图）

白居易、贾岛、王维、杜甫、李白五位唐代最具代表性、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人入戏，含《浔阳》《除夕》《守志》《草堂》四折，并由编撰《唐才子传》的作者辛文房将全剧进行勾连。该剧导演马俊丰用“电脑C盘中的隐藏文件夹”形容唐诗之于中国人的意义。剧中呈现的重要诗句，不少都是观众从小背诵的名作。届时，南昆精致典雅的艺术风度，将把诗人的生平轶事徐徐展开。

艺术节的戏单上，上海戏曲人也将贡献浓墨重彩的一笔。睽违《春秋二胥》十年，上海京剧院在历史新编剧上再度发力。新作《武帝刘彻》将展现青壮年时期刘彻强国家、靖边患、通万邦等一系列举动，描绘一代君王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作为一出宫廷大戏，其主要人物由三位老生担纲，这样的搭配在新编剧目中较为少见。新作将发挥流派特色，余派、麒派、高派等让戏迷过足戏瘾。